

罪癮者

冷小張

作品



THE HUNTER

是沉沦，也是名为绝望的希望
是救赎，也是无尽深渊的回望

“囹圄刑警”

高川再度出马，
直击人性深处的
“死亡本能”

冷小张——作品

罪癮者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罪瘾者 / 冷小张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7-5113-5782-3

I. ①罪… II. ①冷… III. ①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79711号

罪瘾者

著 者: 冷小张

出 版 人: 方 鸣

责任编辑: 青 格

版式设计: 刘碧微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980mm 1/16 印张: 17.5 字数: 267千字

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5782-3

定 价: 32.8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82068999 传真: (010) 8206900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序章 / 001

第一部分

饮血而醉

/ 007

第一章	狱中的回忆	008
第二章	自白（一）	016
第三章	案发前的案件	025
第四章	日记（一）	040
第五章	高川的故事	044
第六章	两具尸体	058
第七章	自白（二）	072
第八章	第三号被害者	078
第九章	日记（二）	092
第十章	停车场不可能犯罪事件	096
第十一章	日记（三）	108

第二部分	第十二章 新的线索	112
混沌杀机	第十三章 另一场审判	120
/ 111	第十四章 尸体再消失	130
	第十五章 新的可疑目标	136
	第十六章 奇怪的肢解与数字留言	152
	第十七章 卫生间斩首事件	159
	第十八章 混乱的动机	167

第三部分	第十九章 墓碑前的十字架	178
终极审判	第二十章 高川的第一次推理	187
/ 177	第二十一章 石然的回忆	203
	第二十二章 墓碑前的犯人	211
	第二十三章 两年前——“饮血而醉”杀人事件	218
	第二十四章 凶手的微博	224
	第二十五章 高川的第二次推理	238
	第二十六章 第三层动机	255
	第二十七章 对决	268

序章



如果有一条界线，决定会不会变成杀人犯，我想我的心当时应该游走在界线边缘。

——载自《杀人之门》/东野圭吾

01 _ 静止的时间

后来听我的朋友们说，我是8点半离开酒馆和他们分手的。但当我的意识突然恢复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陌生的地方——一家路边的烟酒店，我可能是想在这里买一盒烟。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来到这里的。总之，当我猛然醒来的时候，我就站在烟酒店的柜台前，左手插在牛仔裤的左后口袋里——呃，我可能是想掏钱吧——总之，在此之前，时间好像不存在了。

一阵阵寒意从脚底穿过双腿传遍了我的全身，我不由得打了个寒战，低头一看，我竟然光着脚。我的鞋子呢？然后我猛然意识到，不仅是我的鞋子，我本应该随身背着、我妻子送给我的那个什么外国牌子的皮包也没有了，那是去年我生日那天她送给我的礼物——啊，不对，她早已不是我的妻子了，如今我只能称她为前妻。

我记得皮包里面装着我的钱夹，钱夹里有银行卡和身份证，还有一些不是很重要的杂七杂八的东西。我下意识地摸了摸牛仔裤右边的口袋，手机也没有了。

还好，口袋里还有几十块钱，我买了一盒烟，点燃后猛吸了一口，感到一阵眩晕。我晃了晃脑袋，忍着头痛问烟酒店老板现在几点了。他说已经11点了——哦，也就是说，之前的两三个小时，对于我来说是不存在的。时间消失的感觉很奇妙，但我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并没有感到过分惊讶。

我已经不记得这是我第几次因为喝酒醉得断片而掉东西了，我也不记得我曾经发过多少次誓，要戒酒戒酒戒酒！

其实我以前是不酗酒的。我开始酗酒，要追溯到五年前的一起血案，那起血案死了四个人。尽管人不是我杀的，但我始终认为我是帮凶之一，我们犯下了不可原谅的错误，而那个错误是那起血案的根源。我每日沉浸在对自己的无尽愤怒和痛苦之中，为了淡化这种痛苦，我选择了用酒精麻痹自己。

可我的酒量实在是差得可以，每次喝酒必定喝醉，醉得大脑断片。每次我都是在不同的地方醒来，之前的一两个小时中发生的所有事情，我都会忘得一干二净，就像是记忆被抹去了一样。

02_深埋的杀意

最近我看了几本推理小说。老实说，我看推理小说的初衷是为了学习杀人手段，可之后我发现，且不说最后凶手的诡计都被侦探拆穿了，推理小说中的那些匪夷所思的所谓“不可能犯罪”的杀人手法在现实中几乎都是不可用的，理由之一就是巧合太多。故事就像一栋本来就不算精密的房子，如果抽掉其中的一块砖，整栋楼就会轰然坍塌。世间发生的事，绝大多数都不只是单纯的巧合，至于杀人动机，绝大多数的情况都是一时冲动，这才是现实。

尽管我不相信推理小说中的巧合，我也不是一个冲动的人，但这并不影响我想要杀死一些人的坚定信念。我之所以想要学习杀人手法，就是因为我想要干掉他们。

起初只是想过早晚有一天我要对他们进行报复，然而经过了这么多年，当初想要杀掉他们的念头也仅仅是偶尔才会从我的脑子里冒出来，没错，只是偶尔。尽管杀人的念头就快要被忘却了，但深深的恨意仍然埋藏在心底，而那唤醒我沉睡已久的杀意并促使我开始制订杀人计划的导火索，应该追溯到大半年前我偶然得知的一个真相。

下定决心杀掉他们时，我丝毫没有罪恶感。每当看到别人的家庭是那样和睦睦美美满满的时候，我的杀心就会越来越坚定。在本该是我最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我受尽了屈辱，我的人生被他们所谓的“犯罪基因论”玩弄和践踏得支离破碎，他们被杀死完全是罪有应得！

因为他们，我对“遗传”二字深恶痛绝，好在父亲的特质并没有完全遗传给我，我继承了父亲的智力，却并没有遗传他的懦弱，我不是弱者——记忆之门轰然打开，我的脑海里闪现出血泊之中父亲那对空洞无神的眼睛，以及缓缓蔓延开来的血液中所夹杂的星星点点的类似豆腐脑的物质——啊！我的胃仿佛开始燃烧起来，我发誓，我要杀死他们，即使我也要死，即使最终的结果是同归于尽，我也一定要让他们万劫不复！

好了，有了导火索，有了动机和计划，接下来需要等待的——只是时机。

03 _ 杀人的预告

当年你们所犯下的错，生生毁掉了两个家庭，害死了四个人。这五年来我每时每刻都活在巨大的痛苦之中难以自拔，你们全都该死，但我还是给了你们机会。本以为那个悲惨的结局能够让你们有所醒悟和反思，没想到时隔五年，你们非但没有改过，现如今反而变本加厉。你们的所作所为不可饶恕，我让你们多活了五年，如今我将收回我的仁慈。我要来了，我要与你们旧账新账一起算。

我心中熊熊燃起的复仇火焰将烧向你们身边的每一个角落，令你们无处可逃。你们死后，一定有人会说这是报应，我则称之为“制裁”，我向你们保证，你们一个都逃不掉。

这是杀人预告，也是我对你们下达的判决书，我对你们的终审判决是——死刑。

04_精准的预感

最近这半年来，每个周末，我、王昭和袁睿三人都要聚在一起喝酒。10月17日，星期五，这场小聚，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王昭和袁睿。

当时在酒吧里，我们每个人都喝了很多酒。

王昭将一张A4打印纸狠狠地拍在桌上，不屑地说：“前天我也收到了，我可没拿它当回事，当场我就给撕了。什么狗屁杀人预告，他以为这是在写推理小说吗？”

“我倒是真的感觉有人在跟踪我。”袁睿盯着桌上印有“杀人预告”的打印纸，怔怔地说，“这几天我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总觉得被某种危险包围着，我感觉有人想杀我。”

“不过是个低级的恶作剧，你怕个毛！”

“可谁会搞这样的恶作剧呢？”我问。

“我听说，那个人的儿子从国外回来了。”袁睿说。

我们听后，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因为这个意外的消息，我们长时间地沉默着。

“你觉得寄给我们的信是他写的？”我终于忍不住打破了沉默。

“你们真的没觉得我们做的是错的吗？”袁睿问。

“错个屁！瞧你那点出息！”王昭说完又“呸”了一声，拿起桌上的酒杯，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王昭和袁睿，没过多久他们就死了。

第一部分

饮血而醉

第一章 狱中的回忆

01 _

时间：2009年某月某日。

一辆开往某县某乡的长途大巴车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颠簸着。这条通往某乡的必经之路年久失修，崎岖不平，平日里很少有机动车通过，每天除了驴车和拖拉机，唯有这趟每两个小时一班的大巴车会经过这里。

车里有衣着朴素的携带写有“化肥”字样蛇皮袋的农民，也有穿着考究的可能是下乡办事的上班族。车内弥漫着各种难闻的气味，还有几堆凑在一起打着扑克的老乡，扯着嗓子大喊大叫。有些正在闭目休息的乘客因为噪音而恼怒地紧皱着眉头，看上去像是敢怒不敢言。在倒数第二排的位子上，坐着两个与众不同的年轻人，并不是他们的穿着有多特殊，而是他们的气质看上去与整车人都格格不入。

这两个年轻男人，一个身材健壮，浓眉大眼，相貌堂堂，另一个看上去十分瘦弱，其貌不扬。这二人抱着双臂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气定神闲，脸上没

有任何表情，好像这颠簸的道路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若是以外人的眼光去区分他们的话，这两个人一个是长得好看的，另一个是长得不好看的。长得好看的名叫骆松，长得不好看的名叫高川。说高川长得不好看倒不是因为他五官长得不好，而是因为即使他闭着眼睛休息时，都是一脸苦大仇深的表情。他们是H市东区分局刑警支队的侦查员，同时也是一对搭档，这次下乡是因为手上跟进的一件案子有了新的线索，而线索就指向这个乡里的某个村子。

“来来来，都听我说，我们是来打劫的。”一个深沉的声音从车厢前方传来，说话的语气很淡定，以至于车内的其他人一时间都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

“都他妈听到没有！打劫！”另一个声音响起。

大巴车猛地刹车，众乘客受不住力全都往前倾，只有骆松和高川二人在刹车的一瞬间猛地睁开双眼，同时本能地伸出右手，撑在前排椅背上。再看其他人，就没这么淡定了，有的人因反应过慢，整张脸都撞在了前排座椅的椅背上，车内顿时乱作一团，这时他们才知道出事了。

向前看，是三个站起身的壮汉，其中一人持刀架在司机脖子上，另外两人拿着刀面对整车人，眼露凶光。

“各位老乡，俗话说得好，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们三兄弟今天有缘和各位同坐一辆车，这就是缘分，那我们就是朋友了。我们三兄弟最近遇到了点麻烦，所以今天才出此下策，想向各位朋友借点钱用。”三人中唯一的光头用客客气气但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道。

“大哥，别跟他们废话了！”挟持司机的个头略矮的劫匪喊道。

刚才发话的看上去是他们老大的光头男回头瞥了矮个子一眼，说：“注意你的素质，我说了，我们今天是向朋友借钱，借钱就要有礼貌。”接着，他又面向乘客：“我们有缘同坐一辆车，就是朋友，我只向朋友借钱，不借的，就不是我的朋友，我只喜欢我的朋友，我的刀可不喜欢不是朋友的人。”

车内的乘客们皆不出声，一群大老爷们儿面面相觑。此时一个小孩子哇哇大哭起来，挟持司机的矮个子大骂：“给老子闭嘴，再哭捅了你！”

抱孩子的年轻妈妈吓得捂住孩子的嘴，眼泪汪汪地用求饶的眼神看着劫匪。

光头老大扭头怒骂：“跟个小孩子嚷嚷什么？瞧你那点出息！再乱骂人别

怪我对你不客气！”接着又面向那位妈妈，笑眯眯地道歉：“对不起啊妹子，我这兄弟脾气有点暴，你放心，我们是不会伤害你和小朋友的，我们只是想借钱。我看，就先从你开始吧。”

年轻妈妈战战兢兢地从一个布兜子里掏出一个布钱袋，手颤抖着将钱袋递给了光头老大，光头老大数了数里面的钱，笑着说：“少是少了点，但也表示了你的诚意，谢谢你，我的朋友。”

骆松和高川坐在后面静静地看着这一幕，这时高川的喉咙里发出“呼哧呼哧”的奇怪声音，骆松扭头看他，原来高川是想笑又硬憋着不让自己笑，因此身子不由得微微抽搐着。

骆松说：“你可千万别笑，你一笑起来可能会把他们吓晕。”

高川收住表情，白了骆松一眼：“长得帅了不起啊？”接着小声说，“时代是变了啊，这年头抢劫的都这么彬彬有礼，你看光头那样儿，难道还不够逗乐儿吗？”

骆松小声问：“怎么样？干不干？”

“要干你干，我可不喜欢打架。”

“喂！对方三个人啊！”

“你不是分局散打王吗？你看我这体型，我这量级，你怎么忍心把我推上去？”高川开玩笑似的说道。

“你看看你这表情，实在是太贱了！”骆松不满地说，“我们可是警察，打击犯罪是我们的天职。”

此时，光头老大正领着另一名劫匪在前面挨个儿收钱，离骆松他们越来越近。

高川瞥了一眼前方的劫匪，小声对骆松说：“术业有专攻，你能打，我不能，我是玩脑子的，这种情况就应该你上。”

“瞧你这话说的，好像我不是玩脑子的。我承认我没你聪明，但我也不是个只懂拳脚功夫的莽夫啊。”骆松看着高川瞪着自己的表情，一下子乐了，

“对对对，就是这个表情，你啊，不用打，瞪着罪犯看一眼就能把人吓蒙，要是再笑一笑，都能把人给吓死，哈哈！”

高川眯着眼，看似在怒视骆松。“上警校时你就喜欢拿这个取笑我，这么多年了，你不嫌累啊？”高川是这样子的，他在警局里被称为“逻辑机器”，一方面是因为他的逻辑推理在破案上屡立奇功，而之所以叫“机器”，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从来不笑，总是冷脸示人。其实他不笑的原因是笑起来太丑了，他从一开始有意控制着不让自己笑，发展到现在形成了不笑的习惯。当然，遇到特别逗的事情时他还是会忍不住笑出来，对他不了解的人通常都会被他的笑容给吓到。

二人的说笑引起了劫匪的注意，光头老大朝他们看过来，微笑着说：“后面两个兄弟好像很开心啊，真够拿我当朋友的。”说完，他走了过去。

“来了来了，你顶住啊！我精神上支持你！”

“你太贱了！”

“没办法，我和卉卉就快要结婚了，我可不想在结婚前被捅一刀，上吧，散打王，惩治犯罪就靠你了！”

“行了，我知道你打架的战斗力是负值，真不知道卉卉看上你哪一点，我比你帅，又比你高大强壮，她为什么不喜欢我……”

骆松抱怨的话还没说完，光头劫匪就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

“朋友，我是来借钱的。”

骆松笑眯眯地看着光头劫匪，猛地从座位上站起，脑门从下往上重重地撞在光头劫匪的下巴上，光头劫匪被撞翻。接下来就是骆松的个人秀时间了，不过过程并不具有表演性，因为像骆松这样的高手，对付这种蠢贼只是几下子的事，很快就结束了。骆松用自己和高川随身带着的手铐将两名收钱的劫匪铐住，然后面向挟持司机的矮个儿劫匪。

矮个儿劫匪没有了起初的嚣张劲，持刀的手开始颤抖起来。

“别过来，过来我捅了他。”矮个儿劫匪毫无底气地说。

骆松缓缓地掏出手枪：“你抢劫也就罢了，现在还挟持人质，这种情况下，我是可以直接击毙你的，你是不是想和我比一比，看是你出刀快还是我的子弹快？”

后面的高川站起身，目露凶光，死死地瞪着矮个儿劫匪，冷冷地说：“他

没开玩笑，他在我们局里是射击冠军。”

在矮个儿劫匪看来，高川凶狠的表情和目光，像随时都有可能扑上来将他撕得粉碎的野兽一般恐怖，他的手颤抖得更加厉害，最终刀子落地，乖乖束手就擒。

目送载有三名劫匪的县公安局的警车离开后，大巴车继续往目的地行驶。

骆松问高川：“你和卉卉什么时候结婚？”

“我们想下个礼拜双方家长先聚一起办一场订婚宴，婚礼嘛……我想得等程叔叔把泡泡龙的案子办完了才会办吧。反正订婚后卉卉就不是我女朋友了，升级为未婚妻，你也就断了念想了。不好意思啊，兄弟。”高川面无表情地拍了拍骆松的肩膀。

“嚯，都叫‘程叔叔’了，很快又要改口叫‘爸爸’了。”

“快什么，那件案子那么大，缉毒大队跟进了一年，不是说破就能破的，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呢。”高川的语气有些苦涩，可仍然是面无表情。

“也是啊，泡泡龙那一伙人毕竟是华北地区最大的贩毒集团，泡泡龙本人还有缅甸武装贩毒组织的背景，不好对付啊。不过听我在总局的朋友说，程老师这次已经掌握了切实的情报，很快就要策划抓捕行动了，你小子离结婚不远咯。”

高川点点头，这时手机响了一声，是女友的短信。

“问我晚上去不去看电影，《变形金刚2：堕落者的复仇》，2啊，第一部我都没看过。”高川看着短信自言自语道。

骆松好奇地勾着头看高川的手机，看到署名的时候一下子乐了：“哟，‘卉卉宝贝’，太肉麻了，想不到你这个冷面机器人居然这么肉麻，原来是闷骚啊，哈哈！”

高川狠狠地瞪了骆松一眼。

骆松立刻摆手求饶：“别瞪我，你这样瞪我我晚上可要做噩梦了。”

车停了，高川冷冷地说：“到地儿了，抓紧时间干活吧，搜集完证据我还得赶回去和卉卉看电影呢。”

此时还沉浸在幸福之中的高川，怎么也不会想到，短短半个多月后，他和